

陈定兴 著



眷戀

JUAN·LIAN



凤头山下的军部，一改往日肃穆宁静的气氛，变得喧闹起来。高大的松柏彩门上用雪亮的灯泡组成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太阳还挂在凤头山上，可彩门里边已经是锣鼓阵阵、鞭炮声声了。

细心的人还能从这一片嘈杂声中，听出菜刀与砧板相撞的剁肉声。这沉闷的、节奏疾速的旋律才是真正的过年过节的声音。“民以食为天”，当兵的也不例外，砧板一响，年节到了。

家属区的剁肉声预示着在外地工作的某人已经回来了，今晚至少可以吃顿团圆饭。凤头山离省城40多公里，家属大都在城里工作，平常是难得听到这样齐刷、这样普遍、这样亲切的剁肉声的。

首长宿舍区里也响起了剁肉声。不是小伙房过年偷懒不愿意给首长们做顿年夜饭，而是首长们也习惯于逢年过节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手里包着饺子，嘴里谈论着去年、今年和明年。

军长段德刚的厨房也传来了剁肉声。掌刀的是他的小

女儿。她的刀花既快又轻，倒不是怕干扰了正在书房埋头在军用地图里的父亲。她知道父亲早就养成了在炮轰飞机炸的情况下也能静下来专心致志地工作。小女儿轻手轻脚是在严格履行母亲的吩咐，把肉里的一丝一线肥肉都剔出去。妈妈是军部的服务社主任，越是年节越忙。爸爸心脏不好，早在两年前医生就禁止他吃任何一点动物油。这道禁令连小伙房的大师傅也知道。每回警卫员去打菜他们都从不给肉。今天过年吃饺子，大白菜馅里放几丝精瘦肉，只是意思意思。

军政委郝亦斌家也传出剁饺子馅的声音。执刀却是党委秘书蚁美良。蚁美良和郝政委非亲非故，党委秘书和党委书记干吗如此亲密？说来话长。

蚁美良过年就五十整，年正半百。论文化水平嘛，是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高材生；论资格嘛，是解放后第一批参军的大学生；论才吧，能说会写还掌握了速记技能；论人品呢，是个人人说好、连年受奖立功的好同志。缺点嘛，不那么显著，硬挑吧，只好说他是个高度近视眼。

当年，小伙子刚来部队，眼力也是一点五，标标致致的一个瘦高挑。要不，军文工团的女主角干吗那么多首长都看不上，偏偏相中了他蚁美良？就这么个有文化、没架子、尊重领导、关心同志的好同志，如今两鬓挂霜，想提个军政治部副主任吧，似乎人们还没开明到这种程度，给他提个秘书处吧，为时已晚。而他妻，作为当年军文工团一枝花的叶婵转业到地方后，早成了省歌舞团的著名演员，出门都可坐软卧了。可他呢，好不容易才调了个副团职党委秘书。无怪乎他的同学都在为他惋惜。

郝政委深感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妥，一见到老蚁便

感到内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给在省城一个区委做组织工作的老伴汪惠写信，看她能不能在省委党校给他找一份教员的差事干一干。这样，也好让他和叶婵骨肉团圆。年已半百的人了，早该结束这种“君为寡人，妻为弃妇”的分居生活了。

郝政委一边摘着韭菜，一边看着老蚁笨手笨脚地剁肉，心想：过了年，自己就五十五了，也有个进退问题。虽说军区首长打了招呼，似乎还没退下的意思，可何去何从，自己心里也没一点数；将心比心，军里如果不把老蚁的工作安排好，怎么说得过去？

副军长赵东满家也传出了剁肉声。这声音急如骤雨，但节奏清晰，给人一种十足的音乐感。操刀者是副军长的老伴，一位典型的山东大嫂。别看她老家开化得晚，她做姑娘时被父母强迫缠过脚，后来长大了，自己虽然硬把缠脚放开，可迟了，脚掌已落下残疾；不过她对副军长却一片赤诚。军长老伴孙凤仪早在沈阳的志愿军留守处时就要给他找份工作，可她指着自己的双脚说：“俺不给老赵丢人现眼，赶他从朝鲜战场回来，俺让他生活过得舒心，不愁屋里的事，一心干部队，这不也是自己的一份工作呢？”

人称老“单干户”的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毕克明的妻余卿玉终于同意离开天堂苏州，来队随军了。今晚带着孩子乘火车到河市。毕克明安排好节日期间的作战值班后，回到宿舍，挽起袖子，系上围裙，也操起菜刀。先给孩子和她妈宰了一只鸡，而后照营区里带家属的爷们的惯例也剁起肉来，准备包饺子。唉，分居多年的夫妻，今天总算团圆了。

锣鼓声，鞭炮声，密密麻麻的剁肉声在凤头山下汇成了一曲过年的交响乐。劳累了一年的机关干部和战士们，可以稍事喘息一会儿。两地分居的夫妻们也可以借这个年团圆几天，享享军人那难得的天伦之乐。

然而，住在首长宿舍区北侧的军副政委单一禹家却静悄悄的。门前没有孩子们追逐嬉戏，厨房里也听不到剁肉声。单副政委的夫人路真瑶是国家海洋局C城海洋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她攻的是海洋微生物专业，经常随国家海洋科学考察船在太平洋上遨游，一去就是七八个月。无怪乎副政委跟她开玩笑：“瑶，这一生，你真是有走不完的路啊，可真是路正遥呀！”妻亲昵地瞟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也回赠了一句：“我是路正遥，常年在海里漂泊，可你单一禹却成了这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不论是节日还是除夕，你常常单身一人守在生活的海洋中，你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屿！”不错，从今年春上，路真瑶就随船到东太平洋考察去了。听说这几天她的船就要回来了，副政委正准备回C城与阔别多时的妻团聚。然而，此时他去哪儿呢？

过年包饺子是中国北方的老传统。部队北方人居多，包饺子自然也成了过年的传统。不过军参谋长唐年际是地道的北方人，但今年他家就不包饺子。虽说剁肉的声音照样笃笃响，不过剁出的肉却是为了炸丸子，蒸狮子头。这几天，首长身体欠安，在家休息，但这个年，他那河市凤下区当副书记的老伴邝曼倩是不会等待他的，更何况副书记为他们的千金唐六一相中了一个未来的姑爷——河市市委书记的三公子王道林，今天第一次上门，这个年就不能只包饺子了。

当然，不是北方人，未必就不喜欢饺子。比方B师长刘

柱子的妻，河市教育局副科级主办科员朱素琳只吃大米不喝白酒的广州人，却因为嫁给刘柱子这个东北佬，过年她也包起饺子来了。这阵儿，刘柱子只帮妻和了面便抽脚想溜。

“过年了，你还去哪里？”朱素琳撅起嘴巴，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我说你可当心，别又到处去包打天下，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再去打人写检讨！”

“喂，你是家属，我们部队上的事你少来掺和！”一提到打人写检讨的事，刘柱子心里就有点冒火。他不愿妻过问部队的事，但他清楚妻对他这番“教导”不是没有原由的。1979年自卫反击那一仗下来，自己所受的窝囊气，她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总要不咸不淡地数落一番。但这种事，你又难与她认真，生气也只能闷在肚里。

一阵汽车马达声给他解了围，小车班长拉来了师酒厂酿制的两坛米香酒。

朱素琳看到酒，紧蹙双眉，叹着气嗔道：“这见面礼不薄啊，打算送给什么人？”

刘柱子向妻子做了个鬼脸：“见笑见笑，还不薄呢！”他一头钻进车里，把一股蓝烟留给妻子。朱素琳摇摇头，又回房里剁肉去。

在河市另外一条偏僻的路上，路边的一间低矮的茅屋里这时候也传出那暖人心肺的剁肉声。这屋里的主人是远离营区的老虎坳镇的一处卖水站的看水工钟诚，一个不被承认的老八路、老残废军人。他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环卫工人韦阿彩，还有也在逆境中生长起来的女儿、河市工学院城市管理系的学生钟甜，在一起包饺子。剁肉声阵阵，欢笑声溶溶，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1982年就要到了。然而在这凤头山下的军人们期待了365

天才盼来的温馨时刻，北京西苑机场上一架三叉戟军用座机正凌空而起，直插云天。不一会儿，那如箭似的机头又转向了南方。

除夕之际，它将给部队带来些什么呢？

2

王道林看来不比唐五一小多少，颀长的身材，使全身各部件显得很匀称，就象一尊做工精细的雕塑品。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头柔和而多情的秀眼，那闪闪的瞳仁对谁都是那样亲切。端庄的鼻子，不高也不低，线条格外分明，那女性一般的嘴唇是那样薄，与雪白整齐的牙齿互相辉映，更显得楚楚动人。也许王道林深知自己这种带有女性美的特质，他特意留了一头当今青年人中流行的长发。又黑又密的长鬓角简直成了女人的齐耳发了。好在他不时到发廊去梳理，头发虽长，却不杂乱。今天他穿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贴身里套着一件薄毛线体恤衫，外面穿着一件香港目前最时髦的人造革夹克。在穿着单调的军营里，他的这身打扮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当然，现在是夜晚，又是在唐参谋长家，别人是不会对他投来厌恶的目光的。倒是参谋长自己心里不那么舒服。

他注意着女儿的反应。他发现女儿对王道林很冷淡。有几次，王道林主动同她搭讪，她都有意回避。他刚踏进家门，曼倩便有意给他一个接近她的机会：“六一，快给你道林哥弄水喝！”

唐六一脸上没有表情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亚洲汽水：

“您喝水吧！”话同这冰冻饮料一样冷冰冰的，但却不失礼教。

“哎哟，你这个死人，贼冷的天，怎么让你道林哥喝冰水呢，快开电炉，煮咖啡！”曼倩过来夺取王道林手里的汽水瓶。

“伯母，我刚开了摩托，身上冒汗，喝点冷饮正合适。”王道林双手捂住瓶子，眼睛打横在六一脸上，嗓子显得特别轻柔。

“行，你到我们家就一切随便啦！”曼倩想让女儿同他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客气两句，托故走了。

他们继续留在小客厅里。唐年标作为病号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对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个未来姑爷的第一次相亲，作为未来的老丈人，他当然特别关注。

“你喜欢读小说吗？”女儿突然发难。

“太喜欢了！”王道林的声音仍然是甜甜的，“每天临睡前，我总要读个把小时，不然，心不踏实，老睡不了！”

“哦，小说成了你的催眠药了？”六一轻轻地笑着，“怎么样，你读过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吗？”

“读过，这是最近才出版的一部最富哲理性的爱情小说嘛，主人公对爱情所持的一种观点对我们这些还在寻找爱情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富有教育意义了！”王道林选词择

句，极力要在六一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博学与多才。」

《简·爱》是最近才出版的吗？妈拉个巴，又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唐年标有些躺不住了，他在想是不是该出去，与女儿一起对这个姑爷候选人进行最严格的鉴定。

唐六一嘴上挂着一丝不易叫人看到的轻蔑，但却又去开冰箱，给客人搬出一堆天津大鸭梨。

王道林受到姑娘额外的款待，心一下飘了起来，想说的话更多了。他夸夸其谈，越扯离题越远。

姑娘从他的言谈中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心里越发感到对他厌恶。她本想奚落他一下，但一想耻笑浅薄的人自己未必就深厚。她还是克制着，礼貌地听他说。

其实，王道林压根儿就没看过《简·爱》。他的兴趣根本就不在小说上。这人喜欢热闹，喜欢刺激性的活动，打牌，喝酒，到女儿国里鬼混……今天作为一个堂堂的省长的公子到人家家里相亲，自己总不能让人家考得文化层次太低下了。他毕竟是高干子弟圈里的人，在姑娘面前经验丰富。他偷偷地瞟了一下六一，又咧开嘴笑道：“六一，实话告诉你吧，我并没有读过《简·爱》，刚才我那一番胡诌八扯，完全是孔夫子门前卖《孝经》——假装斯文。”

坦诚可以获取谅解。唐六一做梦也没想到王道林能这么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原来准备给他一番更富刺激性的话竟不知不觉地咽回肚里去了。

王道林和唐六一同在河市凤下区委工作。六一是区委办公室的打字员，王道林是区委组织部的干事。也不知是他对漂亮的女人有特殊的爱好，还是邝副书记的千金具有特别的魅力，王道林第一次见到她，那颗放荡不羁的心就叫她勾了去。

唐六一的打扮并不时髦，但也不象某些“正统”姑娘那么“朴素”。平时上班，由于打字员常与油墨打交道，她总穿着颜色深的衣服。这与她那白皙的皮肤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她有一种独特的风韵与姿容。王道林倾倒于她的也就是这个。他常常没事找事到打字室来找她搭讪。而她对他总是持超然的态度：“王同志，你把要打印的东西留下，打好了，我们会通知你的！”

他真受不了她这种冷漠。他自信凭着自己的社会筹码和那一套磨劲与手腕，他想要的女人，总是能够到手的。

“邝阿姨，下个星期天，我爸过生日，我妈想请我爸几个老战友到家里来聚聚，我妈让我来问邝阿姨有没有时间，赏光到我们家玩玩？”王道林开始向唐六一的妈妈套近乎。

邝阿姨虽然位不及他父亲，可她却是军参谋长的夫人。你河市的市委书记充其量是地、师级干部，比我的老头还差一截哩！“怎么，你爸还兴祝寿这一套？！”邝曼倩一句话便把他噎住了。

第一仗，王道林就这样失败了。这一仗使他领教到这个女人的厉害，久久不敢再轻举妄动。但他想，只要有那么一天，父亲的身价看涨了，不信姓邝的会再给拉架子。果然，王道林等了不到一年，他爸爸真的调去当省长了。这不，还没等爸爸走马上任呢，姓邝的便自己找上门来了。明说是来送行，实则是来说媒攀亲戚。在客厅里，当道林的母亲给她奉上茶，邝曼倩竟一见如故地拉着她坐到自己身边，嘴笑鼻笑地说：“王书记，你们两口子就放心地走吧，道林在河市，我会好好照看他的，他和我家六一是好朋友，对他们我都一视同仁……”

今天，王道林到唐家来过年，这是他直接接触目标的一

次极妙机会。现在是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就看自己这篇“言情小说”的头开得好不好了。他所表演的坦诚果然收到意外的效果，姑娘第一次对他笑了。

“今后，咱们就互相尊重吧！”王道林端起杯子，温柔地向六一投去感激的一瞥。

“喂，那谁来尊重我呀！”唐五一风尘仆仆地闯进来，插在他们谈话的中间。

“五一！”王道林从沙发上站起来，非常亲昵地给了唐五一一拳。

“哦，省长公子到底屈尊光临寒舍啦！”唐五一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中学时，他们是同学，上山下乡高潮时，他们一个当兵，一个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如今，时代的潮流又把他们汇到一起，成了河市干部子弟圈里的舞友、酒友和牌友。

“天理良心，我多次想到府上，是你那位书记妈妈不给我通行证！”王道林表白着，用眼角去扫六一，才发现这姑娘什么时候走了。“唉，我说五一，你真不该这时候来，我和令妹的谈话刚刚有点靠帮，瞧，你这一浪打来，她那小船又荡开去了！”他对五一直抱怨。

唐五一摸透他妈妈想招道林作女婿的用意的。他递上一支烟，拉朋友坐下，和缓地说：“看把你急的，姑娘嘛，哪有一见面就把爱字挂在脸上的？你小子要真爱我妹子，我一定让我妹子也爱你，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

“混蛋，哥们怎么啦，哥们就可以拿妹子去做交易呀？”唐年标躺在床上，暗暗骂着他这个只会讲哥们的儿子，真不愿意这个混帐儿子再说出那些话来，便扯起嗓子，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五一，你回家请假没有？”

五一不高兴地答道：“今晚不是过年吗？家属在营区的干部不都回家吗？”

“那是那些家属随军的干部，你是这样的干部吗？”父亲叫起真来。

“哎哟，就数你这个父亲原则性强！”母亲过来给儿子解围，“五一不是已经确定转业啦？别人现在都回老家联系工作去了，我们听候组织分配的，过年回家吃顿团圆饭都不行？”

“行，行，可要离开单位，总应该请假呀！”

“好，好，一会儿，我给他们团长挂个电话就是了。”

“这个电话要他自己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孩子的事要让孩子自己去办，你少出面去找他们的首长！”

邝曼倩不想与老头子再费口舌了，挥着手对她的儿女们和她尊贵的客人喊道：“咱们吃饭吧，五一，带你道林兄弟入席吧！”等孩子们都走了，她又压低嗓门，柔声地对老头子说，“道林是第一次来咱家，你也去陪他喝一杯吧！”

按说女儿对象第一次上门，作为未来的老丈人是应该陪喝一杯酒的，怎奈这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欠佳。唐年标不想对王道林态度太高，免得使小六一以为爸爸同妈妈一样完全支持她同道林加深交往。所以，今晚他不准备留下来陪王道林吃饭。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干。

“你去陪就行啦！”他从躺椅上爬起来，伸手向邝曼倩要军衣，“给我找一套新军装！”

“你要那干什么？”

“跟首长们一块儿去陪烈属们吃饭。”

“你不用去了，我已经给你请假了！”妻这方面是十分精明的。早在一个小时前，她就给政治部主任打了电话。

唐年标瞪起一双大眼，心里直冒火：“这事怎么能请假呢？”

“你不是有病吗？”

“有病也得去，这是对烈士的感情问题。你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邝曼倩很不满意唐年标这种过分认真的态度。她决心不让他出家门。不然，对未来的姑爷怎么交代？人家和他的父母会记你一辈子的。

“报告！”警卫员小江突然冒了进来。

“什么事？”邝曼倩两眼喷着火。

“给首长吃药。”小江一手托着一只瓶盖，里面装着各色药片，一手端着杯子，立在他们面前。

“哎呀，你怎么这样不讲卫生啊！”

邝曼倩一声炸雷，差一点没把小江吓瘫了。他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位涨红脸的首长夫人，不知自己哪个地方违反了唐家的卫生规则。他估计可能是自己在外面踩了猪屎狗粪的，又低头去检查鞋底。

“你看你的五爪金龙！”邝曼倩狠狠地戳着小江的四只手指，盛气凌人地吼着，“掏小便拉屎、扫地、清厕所什么都接触，你就这么扶着杯子，让首长的嘴来舔你手污染过的地方？你是想让首长得个肝炎什么的才称心吗？……”

唐年标感到妻做得太过分了，对小警卫员这么凶，以后谁还敢再到首长家里来？“行了，行了，何必说那些挖苦的话嘛！小江能有心要我患肝炎？你也真是的！”

小江的面颊挂着两串长长的泪珠，眼睛里却对参谋长投去了感激的光……

军副政委单一禹已买好去C城的火车票，晚上同烈属们的聚餐会他就不能参加了。按说，常委分工他抓干部工作，对烈属这种一年一度的安抚工作他是不应该离开的。可是段军长并不听他的申诉，早早就让管理处给他把票买回来，现在你想不走也不行了。当然，自己不在家，军里的其他首长照样可以把烈属们照顾好。这阵儿，他放心不下的是军长的心脏能不能经受起聚餐会上感情的冲击。别看他在战场上是雄鹰一样的战将，可对家对同志对烈士的遗孀，他的感情却象那湖边的垂柳，柔软而又丰富。早上，他一到办公室，第一桩事便是问政治部主任：“晚上的聚餐会，烈属们都请到了吗？”

“都请了！”主任已经把群联处长派出去了，绝不会有半点差池。

“小丁也请了吗？”军长忽然提出一个人们都忽略了的问题。

小丁是军后勤部军需处一个助理员的妻子。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她丈夫在往前线押送给养途中，不幸汽车压响敌人

的地雷，牺牲了，只留下一个遗腹子。几个月前，她带着孩子改嫁给一个老同学。政治部主任觉得人家刚重新组织家庭，不愿意再挑起她那些伤悲的往事，有意压下了给她的请帖。

“她改嫁了，我想……”主任觉得军长应该理解他的这种安排。

“她是改嫁了，怎么，改嫁的烈属就不算我们的烈属吗？”见主任还想解释，军长忙打着手势，动情地说，“你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她的亲人是为我军的荣誉献出生命的，我们这些幸存者，我们的部队，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他们！让小丁也来，是想让她知道，在凤头山下，还有几万颗心在惦记着她！”

“我马上打电话，要他们把小丁也请来！”主任开始寻找补救的办法来挽回自己考虑的不周。

“现在去河市请烈属们的汽车正在穿街过巷，电话又怎么能找到他们呢？还是派我们的车去吧！”军长果断地做出决定。

一分钟以后，秘书处长便带着军长、政委坐的小卧车从凤头山下开出了……

单一禹回想起上午发生的一切，哪里坐得住啊！好在他和真瑶没有孩子，回家不必带东西，可以利用临行前这点时间，对军长的保健工作再做些安排和交代。他先来到司令部卫生所。所长不在，只有一个值班的护士伏在桌上，乌黑的卷发上架着一副红色的耳机，正聚精会神地听音乐。

“值班干这个，太不象话了！”单一禹那双清亮的眼睛倏然失去了柔和的光泽，心里骂了一句。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她的跟前，小姑娘竟然一点也没察觉。耳朵听着，嘴巴动着，手还在不停地写着。哦，她在学英语！这下，他反而舍

不得去干扰她。他悄悄地找了一把椅子，在她身后坐下来。

小姑娘不到二十岁的样子，鹅蛋型的脸庞，一架不高不矮、不宽不窄的鼻梁，薄薄的嘴唇泛着讨人喜欢的雅致，晶亮的眸仁闪烁着一股热烈的、充满着对未来追求的光。单一禹在机关不止一次地见过她，有几次，自己感冒了，还是她来打的针呢！可那时，她被一套不显女同胞形体的军装罩着，军绿的颜色多少也掩着了脸上那股少女所特有的青春光华。这阵儿，他感到这小姑娘就象自己理想中的孩子。本来他和真瑶就想要一个女孩，可是二十几年过去了，阴差阳错，他们又始终不敢要孩子。唉，眼前这小姑娘要是我们的，那她就是联接我和真瑶心灵的一道最好的桥梁。

“副政委，您有事？”小姑娘突然摘下耳机，打断了他的遐想。

“哦，没啥大事。听完啦？”单一禹脸上溢起了关切的神情。

“完啦。”小姑娘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深怕首长克她。毕竟自己是在值班时间听广播啊。

单一禹看到她局促不安的样子，有意把话说得轻松一些：“你的英语学到什么程度啦？”

“赖赖巴巴跟上省台的中级班。”她不敢正视首长的脸，低头只顾捏自己的手指头。

靠听广播，竟能赶上中级班学习，也真难为她啦！单一禹脸上透出喜悦的微笑：“我要去C城，要不要给你订一套《ON WE CO》？”

“《走向生活》出版啦？”小姑娘的戒备全解除了，脸绽开了笑纹，情绪也活泼起来，“要！首长，您怎么不把路姨接来，那样，我要学英语，就不会只听声音不见人了！”

“这倒也是，可凤头山是山不是海，你路姨是海神，离开海就不能生活啊！”

这一老一少一下把距离缩小了许多，彼此间说话也显得自然了。在部队，女兵总是比男兵更容易摆脱在首长面前的拘谨，更何况，单副政委在感情上又特别喜欢孩子。

“副政委，您身体不舒服？”

“不，我是来找你们所长的，要他注意，晚上首长请烈属们吃饭时，不要让军长喝酒，不要让他情绪太激动。最好把氧气包、心脏起搏器也带上，以防意外。”

对段军长的心脏，小姑娘也很担心：“听所长讲，最近军长的血脂又增高很多，还常常出现心律不齐、心房纤维性颤动……”

这是一个新情况。单一禹忙问：“你们所长哪里去了？”

“参谋长叫去了！”

“去干什么？”

“邝阿姨电话上说首长感冒发烧。”

单一禹沉默不语，还不清楚唐年标近来是不是常感冒。唉，人上了年纪，病总会多起来的，不过老感冒，可不是好事。“参谋长没事吧？”他关切地问。

“所长去给他打针，估计问题不大。”

单一禹不想再等了，要她等所长回来告诉他马上到宿舍找自己。

也不知卫生所长给参谋长打针后，是不是又有人找他去看病。单一禹在宿舍等了很久，还不见所长的影子。他没时间再等了。只能借助电话，给卫生所那个小姑娘再做些交代。